

評點史記論文

上海廣益書局
發行

第十六冊

名家圈點箋註批評

古文辭類纂

▲是中國歷代文學家的結晶品

書中有歷代文豪一百餘

人的大著作

書中有各體具備七百餘

篇的好文章

本書照銅城嫡派之圈點

搜集歷代名家之批評難

詞僻典詳加箋註堪稱坊

間第一善本

措詞純潔宜古宜今

文法靈活妙用無窮

初學得此有無師自通

之樂

教師得此可免東翻西

檢之勞

全書分十六册

定價大洋四元

函購寄費二角

中華民國十九年正月四版

(連史紙印) 史記論文

▲全書十六册二函

▲定價大洋三元

校勘者 廣益書局

發行者 廣益書局

印刷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者 上海棋盤街 廣益書局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廣東 永漢北路
江西 府學前街
北京 梅楊竹斜街
長沙 萬福街
漢口 半邊街
開封 店書街

史記論文卷之一百二十四

游俠列傳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首二句。以儒俠相提。而論借客形主下應。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

云。側重一句。儒是。史公立言主意。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

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閭巷之儒。照。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

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

倦。一段。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

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法句。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

時有也。一段。一處。極有丰神。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傳險。

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

猶然遭此蓄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一段。儒。威嘆處。史。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正應。遭蓄。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

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躋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

義存對何知仁非虛言也一段俠○與前段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

論儕俗與世浮沈而取榮名哉對照極其感歎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

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一段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

間者邪一段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一段

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儒俠疊發至此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布衣

是主意一有憑藉便不足重故下詳言之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又借五皆因王者親屬藉於

有士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

其勢激也前有多少層折方入本題以為止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名

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又挽定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沒不見遙接

之俠靡得而聞○閭巷布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

緊照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五虛五實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

○總序朱家五人之目又三實二虛三詳二畧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

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名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

欲自快游俠亦醜之朋黨豪暴照後姚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

豪暴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借延陵孟嘗卿相之俠引出朱家田仲布衣之俠可以止

才力如此。○朱家郭解五人之中。一頂一末也。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

而朱家用俠聞。儒俠二字。借勢落入本傳。奇妙。○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

能歆其德。○應不矜其能。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瞻。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

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輶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應不愛其軀。既陰脫季布將軍之厄。

所云藏。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所云唯。自關以東。莫不廷頸願交焉。○朱家一傳。只於空。

活豪士。以實為。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洛陽。

不詳書。如實為。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洛陽。

虛神妙。如實為。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洛陽。

有劇孟。○朱家傳帶出田仲。○序即從。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正寫只。

俱以側筆。吳楚反時。條侯。○周亞。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

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入一贊語。劇孟行大。

類朱家。○又挽合。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

餘十金之財。○劇孟傳亦只。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王孟虛畧。是時濟南。閭。

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

孺紛紛復出焉。○忽於傳外。添出許多。以為照應。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

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郭解傳。似特起。而實從景帝誅諸俠落。下。解為人短。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 游俠列傳

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讎。應不愛其軀。藏命作

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應揖當世。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

年長。更折節爲儉。伏箕踞事。以德報怨。子事。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既已振人之

命。不矜其功。伏其居間事。○應不。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主事。伏楊季。而少年慕

其行。亦輒爲報讎。不使知也。伏後事。俱從此序出。一。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

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

得棄其尸於道。弗塋。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

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此節應以

德報怨。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

至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囑尉吏曰。是人吾所急也。急解。情切。至踐更時脫之。

踐更。力役也。役一月。休十一月。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

引咎足矣。踐更。陰脫。曲寫其立。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此節應。洛陽人有相讐者。邑

異好名之過。止爲下邊一句也。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讐家。何以夜見。下乃恍

然。一字何可輕著。讐家曲聽解。解乃謂讐家曰。吾聞洛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

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夜見夜。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洛陽豪居

其間。乃聽之。此節應振人之命。不矜其功。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傍郡國為人請求事。事

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

傍郡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又入議論一段。以通應前後議論。不煩序事。則不板段落疎密之妙。

○請解客妙愛其人及屋鳥也。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家貲不滿額。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

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

千餘萬。千餘萬。送者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

氏爲讐。姑置之。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名爭交驩。解爲人短小。不飲酒。

出未嘗有騎。文解入關後事。以後忙不及序。故插入於此。并重出解爲人。通篇警策。此行

以得此於天下哉。即已又殺楊季主。接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殺上書人。變法

狀貌不及中人之意。已又殺楊季主。接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殺上書人。變法

上聞。乃下吏捕解。於此節應卒發。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

解。應知與不知。聞解冒因求出。籍少公已出解。冒冒得省。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

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

前。輒有儒生侍使者坐。此亦窮治中之一事。蓋赦後事也。故遂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

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應少年輒為報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

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治疊三句以見再四窮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

布衣為任俠完布衣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解死罪甚多此則

弘未免文深通篇是俠以武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伯足傳其名并傳其字自是之後

犯禁此則儒以文亂法也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足傳其名并傳其字自是之後

為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然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

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為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所云廉潔

也稱者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

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所云豪暴侵凌恣欲自此乃嚮者朱家之所羞也又挽合傳中第

可以繞額此之謂乎快游俠亦醜之者也外列如許人作兩處安頓為照應觀貼正不覺其繁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

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名聲是一篇主意游俠大抵皆好名之人諺曰人貌榮名

豈有既乎言名為游俠所竊寧有定准乎嗚呼惜哉吾讀班氏漢書有曰史公進奸雄而不覺為之三歎也夫太史公傳游俠雖借儒

形俠而首即特書曰學士多稱於世云則其立言之旨為何如哉即有抑揚激昂
之論亦自舒吾感憤不平之氣而已夫固所謂反言之激言之者也奈何操戈論
出遂令後世不善讀書者守之而不化乎○篇中先以儒俠相提而論層層迴環

步步轉折。曲盡其妙。後乃出二傳。反若借以爲印證。爲注解。而篇章之妙。此又一步也。方兩傳俱於空寫。卽朱家有季布一事。亦作花香月影。在有無之中。而郭一相傳。疏密相間之妙實也。

史記論文卷之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忽引諺折即入文。昔以色幸者多矣。一句中藏却彌子等一輩幾許人。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

孝惠時有閼孺。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

耶侍中。皆冠鵷。鵷貝帶。傅脂粉。化閼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先以兩人夾序一段。孝

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北宮伯子。忽序三人。一實二虛。一北宮伯子以

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即據袁盎傳中事。鄧通無伎能。鄧通借此一側即

瀉下章法神化。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

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綰帶後穿。寫夢境模糊有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

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姓名。姓鄧氏名通。忽而覺忽而求先見其人。

夢重回。歷歷如在。文帝說焉。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

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游戲。尊幸處然鄧通無他

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應無伎能。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

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

下。找一句伏。其富如此。又贊一句。映。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啗吮之。文帝不樂。從容

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啗癰。而色難之。已

而聞鄧通嘗為帝啗吮之心。慚。曲一難一慚。曲。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

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尙負

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妙形容。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

食。竟不得名一錢。得形容。妙語。一簪一錢。顛倒成法。不。寄死人家。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

獨郎中令周文仁。仁寵最過。句庸。句不乃甚篤。愚意龍最過矣。以其材庸下耳。否則當

亦不明。○上有籍。儒四人。署序。故鄧通一段詳。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嬌宦者

則李延年。此前提鄧通三人。雙承下。嬌者弓高侯孽孫也。今上為膠東王時。嬌與上學書

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嬌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嬌先習胡兵。以故

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又映合。時嬌常與上臥起。本旨。江都王入朝。有詔

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嬌乘副車。從數十百騎。儼然似。驚馳視

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嬌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爲皇太后泣曰。

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嬌。太后由此嫌嬌。嬌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

后怒。使使賜嬌死。上爲謝。終不能得。嬌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韓嬌帶李

延年。中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其賤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狗監而平

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爲變新聲。而

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

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臥起。佞幸甚貴幸。埒如韓嬌也。韓嬌又回映久之。寢與中人亂。出

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李延年亦帶序其自是之後。

內寵嬖臣。大抵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前散序籍。閱二人起。此散序。衛霍二人結。大是惡筆。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前從漢興

贊中補出一彌子瑕。應篇首。昔以色幸多矣。一句奇妙。

太史公遇鵠冠貝帶諸君。故用此清新俊逸之筆。通身風雅。有露泫風輕。嬌花漸

吐之致。東坡所云。恕先在焉。呼之欲出也。○中間列許多有整序者。散序者。實

一毫澀滯。止有清空靈氣。點化運旋。文章至此。可云靈化矣。

Blank page with faint vertical lines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史記論文卷之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導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滑稽傳以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輕輕點次是唐淳

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虛序總齊威王之時。喜

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

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用王知

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用於是乃朝諸縣令長

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省卽墨阿大夫名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

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

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加四字無關於大笑王曰。先生少之乎。髡

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

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用韻孟

二字一韻。
尤古奧。

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寶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

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

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一路皆以劈空奇論成文。威王曰。先生飲

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

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解鞵褫。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

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

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

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

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

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逐節遞入。如落花流水。溶溶漾漾。而中間有用韻者。有不用韻者。字句之妙。情事之妙。清新俊逸。賦手賦心。故曰。

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

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仍用韻。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優孟者。故楚

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亦總虛序一句。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

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

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豈真有此事。聊

大哭。淳于優孟一笑一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

而以大夫禮葬之。句薄。句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

槨。楓、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與淳于

法。樣句。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

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壺竈爲槨，銅歷爲棺，齎以薑棗，薦以

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與淳于飲酒。樣句法。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大官，無令

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

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言我句更增色。澤只如此住妙。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

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與前一字不換畧。一顛倒便成兩樣。優孟曰：若無遠有所

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話，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寫得有意無意。說來恰好他人

未免夢中尋夢耳。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欲以爲相。亦有若爲

師之意。總是寓言何勞聚認。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

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